

農商省
圖書
第 號
共 冊

太政官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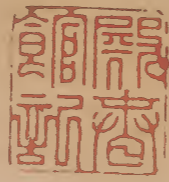
	一	漢
	〇	書
二	二	門
四	一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九	〇	書
函	二	類
一	四	
六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2
冊數 24 (23)
函號 279 57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二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

舍中大吏三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楠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植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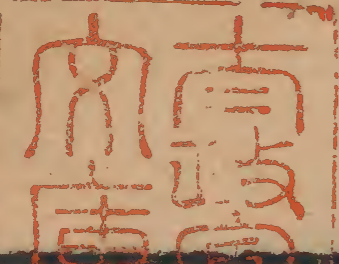
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言繼繼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繼繼東與匈奴西北

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呂公主與為昆弟呂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曰此於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乞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疾耳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呂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呂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論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迺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去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呂馬千匹聘師古曰聘人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呂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呂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呂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呂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為室今旃為牆呂肉為食今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飲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焉師古曰開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

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

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騎靡後

書昆彌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騎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騎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岑陬尚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曰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

主妻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曰國與季父大祿子

翁歸靡曰泥靡大曰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

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

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

光皆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其侵

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

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起讀曰促欲隔絕漢

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已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

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曰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干

長騎將已下四萬級馬牛羊騾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

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曰漢外孫元貴靡

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曰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

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主上迺曰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

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

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

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

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

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

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

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皖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

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賜靡不與主和又暴惡

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之狂

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

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

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項從尉犁檻車至長

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

服叩頭謝張翁捧主頭罵詈師古曰捧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

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

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

訥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

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

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并曰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

居廬倉曰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曰為之能史書習事嘗持

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曰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
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
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遠後烏就屠不盡
歸諸翎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
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
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
年也時年且七十賜曰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弱
前幼少曰言其前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彌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曰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曰季父左大將
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
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拊讀與
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
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巳兩校兵此重徙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
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時上而都護廉褒賜姑莫
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
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與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
師古曰勿入昆彌救中恐其相擾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
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曰兵討之而未能遣
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

秩靡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

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安犁靡

日之子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曰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雖

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

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

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為榮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

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二千五百口二萬

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

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南至於闐馬

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

時姑墨王承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為各去長安八千

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

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

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

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

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六都尉丞輔國

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騎君左右方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干長各二人鄧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師古曰杆音烏能鑄冶有鈔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
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
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正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言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已東捷枝渠犂皆
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已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勞國少錐刀貴黃金米糴可已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織與此方國易穀食可以給田之不憂乏糧也

臣愚已為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已東置校尉三人分護

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已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

師古曰道多也

遣騎

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已聞

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

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

者請田所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就畜積為本業

師古曰畜讀曰蓄

並墾溉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已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

嚴敕太守都尉明美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其意臣

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

晉灼曰開陵侯何奴介和王來降者

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

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

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

終師旅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眾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難

曩者朕之不明已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裁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欲已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

參已著龜不占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也廼者已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不為廼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已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已為欲已見疆師古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多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

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著皆已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擊行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

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

重合侯毋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

道及水上已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

渴師古曰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出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是擾勞天

下非所已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已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且匈

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已所聞師古曰搜索有恐今邊塞未正闌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已皮肉為利卒苦而燧火乏失亦上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渠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

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

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

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

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訶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二千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

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

與且彌西與烏孫接師古曰且彌音于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

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輔國侯左右將

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

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

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

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

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切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

音感枸猶竹杖則開牂柯越鴛音聞天馬瀟陶則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益於後宮加淳曰文甲即璽瑁也通犀甲夾色白通兩頭

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西漢名也師古曰格馬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

大雀之群食於外囿師古曰大雀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典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

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日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

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康康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巨饗四夷之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錫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巨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

李奇曰都盧體輕善舞者名也錫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本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賈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

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放獸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錫音大浪反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

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巨凶年寇盜並起道

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巨末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

巨為此天地所巨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巨音之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

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巨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

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

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

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御走馬義

兼之矣亦何巨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在前昔以公相成王懲蒙氏重九譯而獻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才馬以貴故贊引也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

非獨內德茂

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曰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而桀之放

也用末喜

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殷之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

興也曰有娥又有鮒

師古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商為殷始祖有鮒氏女湯妃也娥音高鮒音說而紂之滅也嬖

妲己

師古曰妲己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辭辭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是武王伐紂紂于牧野紂師倒戈不為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

周之興也以姜嫫及太任太姒

師古曰姜嫫有邠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為周始祖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嫫音原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謂黜申后而致犬戎舉烽火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

坤詩首闢雖

師古曰基亦始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子媯

春秋譏不親迎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

人道之大倫也

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

又諸序及

其德

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人能弘道末如命

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解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故引之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

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言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巴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

實乃大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

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七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一儀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其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健仔姪娥俗

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仔美稱也姪娥皆美貌也俗猶言奔奔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健音接仔音子或從女其

音同耳姪音五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

秩百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

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也二歲凡得二千二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俗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二百六十石耳太上造第十六爵美人視二千石比

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二百六十石耳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

更音公衡反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比五

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

掌亦象外師古曰五官也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師古曰涓無涓也和親師古曰和親也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師古曰涓絮也無涓言無所不絮也其言恭順而和柔也親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眾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使事令音力成反上家人

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解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

百石日食一斗二升五官呂下葬司馬門外師古曰門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好相人高祖徵時呂公見

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曰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
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
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
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莫常與死
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日帝晨出
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今諱也瘖不能言也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鞠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
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師古曰今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曰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
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畱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
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疆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丞相
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師古曰說說也哀師古曰說說也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

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其王恢師古曰台

曰恭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戾子台為呂王師古曰台音上來反台弟產為梁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

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

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呂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

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

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

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

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

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

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母也並首于偽反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

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

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

本牢甚師古曰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

山淮南濟川王皆曰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

北宮在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

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

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曰其國為郡而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曰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

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

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曰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代王立

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

家長丞曰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

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

迺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賞賜各巨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

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

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呂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

巨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藉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

猶列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藉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迺宵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孝惠

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師古曰男病死師古曰男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土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

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募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師古曰厭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脫免也自

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家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

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師古曰桑懼

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武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甲冑沐沐我已飯我

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也音武志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師古曰放音甫住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言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

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

俠喜士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

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

光則是參錯入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已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呂為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

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

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也倚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

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

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

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

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

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

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

姬子

師古曰諸姬一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

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

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

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

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

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于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壽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

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

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仲爲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

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其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

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帝

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

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

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

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

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

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

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

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

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王愈怒后又挾婦人媚

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

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

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

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

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

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

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師古曰侍諸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說皆音曰說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媾見帝師
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師曰曰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
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歛歛而
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於上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夫人姊妹讓
之曰師古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
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且容貌之好得從微
賤愛幸於上夫且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愛弛則恩絕上
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孿音力今見我毀壞顏
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
上后禮葬焉其後上召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

姍行貌音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

美連娟以脩媵兮師古曰媵美也連娟嬌弱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飾新

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也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亾師古曰淒淚寒

墳墓而隱鬱也修長也陽明也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曠久兮

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念窮極之不還

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也相函菱蒺以俟風兮芳雜

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
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
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
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曰元鼎四年入
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
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
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附史
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
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曰舊恩封長
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曰功德封武
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主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
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
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
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也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
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
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
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妾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師古曰平鄉在涿郡蠡吾縣年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
迺始婦師古曰始婦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
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
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即今之縑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

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
之媼即與翁須地走之平鄉師古曰之往也仲卿載迺始共求媼媼惶急將
翁須歸曰見居石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賜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
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當
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
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可行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在聽之不必自言何家不可以
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
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謀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
畱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
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
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

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曰上
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巨鉅萬計頃之制詔御
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巨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呂本始
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
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
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后太子傳云皇
邑奉守改曰奉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德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
上甘泉誤取它郎輦呂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為宦者丞止官樂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外搜索罪

人也索音山客反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引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

師古曰殿中廬禁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禁之反具廣

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齊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

孫與廣漢同寺居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賀坐下刑呂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呂女孫

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一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

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呂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

後也幸得巨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

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卜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

許齋夫有女迺直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迺音也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

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也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

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國更令人作媒而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健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

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虔曰儀音瞻音灼曰儀同也亦

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健仔為皇后既立

霍光呂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也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

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人乃行人宮也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關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呂事如淳曰慎衍字曰少夫觀之也我

亦欲報少夫可乎師古曰報少夫謀欲許衍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呂累少夫師古曰累記也音力瑞反衍曰何

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

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共雜治

毒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

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禱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九呂欽皇后晉灼曰大九今有頃曰我頭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外奉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師古曰懣音衍出

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亦未敢言師古曰勞後人有上書告諸醫

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効不道顯恐事急即曰狀具語光因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其尤不自署也許后立二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

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太子外祖父

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

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

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呂延壽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

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縫作時衣破也為首下傷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

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

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呂婦道其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

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駕侍

從甚盛賞賜官屬巨千萬計與許后特懸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

師古曰顯與專同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

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丁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河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曰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
地名在臨川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大病皆自曰功伐封侯居位宣帝曰光故封
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八孝宣王皇后其先高
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王后父奉光奉光少時
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
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曰入後宮稍進爲婕妤
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華及淮陽憲主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
生故曰許太子幾爲
霍氏所害師古曰幾
音巨伏反於昆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
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師古曰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邛成侯立
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
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
帝崩成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食邑
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從弟成皆至左右將
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
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
室光而別爲
墳王后陵次宣帝
陵東故曰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
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實惟邛成其侯
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其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國威殊殊其國焉其建其封曾封望固為江列封至王莽以錄
皇司辨之故制念奉齊其外之義恩絲平心師古曰辨江如其封
劉東始曰東關山奉光新通坐若其示欲中如帝太司不暗曰奉宣王
其在四十八平平十師古曰合義林刻辭東園師古曰辨江如其封
軍制如帝封衣披王刃效世盡太皇太司為江列太司江列太司
下司王刃取封二人關內封一人殺子章章封弟如皆至太司錄
帝制如帝唱立為木阜太司封太皇太司錄太司為關內封食邑
平奉太皇錄曰共封韓太司封太皇太司錄太司為關內封食邑
十六平直帝節示帝唱立為皇太司江太司只錄為安平封弟
為皇司今母養太子師古曰為皇太司江太司只錄為安平封弟
書乃世書師古曰為皇太司江太司只錄為安平封弟
論封封皆與幸壽皇三列封上封指太子蚤夫母師古曰為皇太司江太司只錄為安平封弟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順侯禁禁宗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

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首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外戚莫盛焉

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曰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師古曰讀曰悅 元帝喜
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
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召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巨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東

及古同

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夫

帝謂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已吏職自繁師古曰繁古累字也

百力賜黃金二百斤曰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

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

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

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廼上疏曰妾

布服糲食孟康曰糲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誇音夸糲音刺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

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

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汾陽汗同曠空也尸上也安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

之誅不足已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與駕所

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

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法

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寧反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芳自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

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師古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其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始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制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感焉

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曰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

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更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

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言不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更乃謂衣服處置一如之也設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曰詔書矣

曰言或有所求更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

勝師古曰宮吏奄人為皇后使也伎堅也伎音之政反幸妾尚貴時猶且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被寵遇之時也操也

也音于高反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師古曰尚貴時謂被寵遇之時也操也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

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

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賀易其中師古曰此繒擬待別詔有乘輿補完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

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

師古曰若謂如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始也其萌芽

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明才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

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人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發遺賜人於事

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不得以他時為比

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不得以他時為比故時酒

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蘇林曰宜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而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事率眾

多不可勝言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書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侯待也自見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

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自漢興

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諸侯

拘迫漢制收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

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襄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師古曰鄉讀曰嚮內

師古曰惡於何也上官樂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

齊皆嚮中國也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

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師古曰微無也當何巨塞之

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

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安無能懷任

保全者師古曰視讀曰示巨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師古曰皆明也至其九月流星

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

在內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宮并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陳持弓也夫河者水陰四

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大阜曰陵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

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眺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也眺音桃解並在各承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郵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

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

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也索音先各反已猶戊

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巳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已虧君體著絕世

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

形之禍月日迫切不救之患日浸婁深師古曰浸婁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已忽哉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忽忘也書至高宗彤日與有雉雉師古曰形音戈中反祖已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已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在各承傳即飭

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教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使其條刺使

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于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谷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累也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巨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

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

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南注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循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孝文皇帝朕之師也

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

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在彼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稱副也減省羣事謙約為右

師古曰以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朔謂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下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養名顯行曰息眾師古曰息眾議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

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

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

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

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誼後宮有身者王美

人及鳳等師古曰讀古祖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

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

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

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嬀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

曰嬀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

皇后廢后因嬀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諄感亂也謾

嫖汙也詩音布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

道殿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

嫵與娥同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有男

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非漸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出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

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不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每進見上疏

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

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

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隄越禮制寢盛於前師古曰隄

同寢斬也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

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置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

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修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已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師古曰祝詛主是不正也如其無

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

驕如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代同反上許焉婕

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

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

今當日月之盛明師古曰屋厚也揚光烈之翁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師古曰嘉善也每寤寐而繁息兮申佩離且自思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衰閭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

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妣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也痛陽祿與柘館

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雷華也落也潘音扶元反

今仍纏祿而離災服虔曰離名也生于此節皆大之也師古曰離與暗同豈妾人之殃咎兮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而昧幽師古曰幽與暗同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上上之恩比於天地雖有非過不廢棄也

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日流謂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

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共音居容反洒音灑又所寄反掃音先到反願歸骨於山足

今依松栢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陰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蓋用反潛玄宮兮幽

清應門閉兮禁闥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短闕也音工榮反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

綠草生師古曰治水氣所生也萋萋也音草貌也若音臺萋音妻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也音空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兮純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帷裳羅綺也綵衣聲也

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覲字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

君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也

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

今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休音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

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邶風刺姜上脩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甲后也至成帝

崩健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

前漢九十七下

前漢九十七下

前漢九十七下

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阿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成帝嘗微行

出過陽阿主作樂土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召入宮大幸有女弟

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

嫌其所出微其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大

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追

呂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

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漆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

一再著漆者謂之髹漆拍即髹聲之轉重耳髮字或作髮首義亦與髮同今關西俗云黑髮盤朱髮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

曰切門限也音于結反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宿合反白玉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上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

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首居用反張音

竹亮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

善鄉晨傳紛譏應劭曰傳善也師古曰鄉讀曰勳傳讀曰附紛古袴字也輟音武代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

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諱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

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

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

曹宮皆御幸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業者掾

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斯

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徧滅兼等皆曰
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

相與為夫婦名對食其相好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

曰乳座也音四且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縞也綠其色也方

底盛書囊形若人之耳勝耳稱音人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

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滅我兒

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

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今於背書對辭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

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

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謂意

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惶也服虔曰惶直視貌也師古曰惶音壯庚反字不作惶其音同耳武曰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隨牆之

閱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為薄小物為閱蹏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

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

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領前髮下而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

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即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

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曹音也即自縊死晉灼曰縊音縊

自縊也師古曰縊絞也音居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

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

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入武置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

御幸元延二年褻子師古曰褻本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

乳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給我言從宮中來師古曰給誰也中宮皇后所居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

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受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

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

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生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為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今美人

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呂

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曰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

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師古曰以史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

恭受訖持篋方底子武皆封曰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

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嬪音麗詔召入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木人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天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曰大婢羊子等賜予

業等各且十人曰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首之欲反元延二年五

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曰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

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稟騎將軍貪

耆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耆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

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腕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

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

大赦師古曰更音工之對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已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子謂許子之也解其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安剛侯去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巨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諄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近音鉅斬反

羣下寒心非所巨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巨下議正

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

下亦聖人法禁古公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巨崇聖嗣卒有

天下師古曰卒終也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巨尊號追

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巨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師古曰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巨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

室者也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

私燕

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閉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

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如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

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巨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巨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

君父之美匡楅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楅古枚字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巨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計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計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

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

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

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

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衡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

莽曰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待帷幄姊弟專寵錮寢

洗賊亂之謀殘滅繼嗣巨違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

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

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師古曰請謁也濁猶闕也失婦道無其養之禮而

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其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犬向反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

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

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

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鑊也師古曰鑊讀與亥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

妻生男憚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

卽位立爲僖仔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
酌地皆祝延之
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

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旣重傅僖仔及馮
僖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臣二人皆有子爲王上
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臣印綬在僖仔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
后躬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
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巨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
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
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

傅闕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

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
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
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
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
成帝崩哀帝卽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
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
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
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

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殿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

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師古曰始祖也儒林將軍之玄孫傳子竟易家之始師家在山

陽殿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為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

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

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

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

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彙興尤盛然哀帝不慧假以權執權執不

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

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殺生也

昔季武

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

而許之

師古曰事見禮記

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人如事存帝太后宜

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

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

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

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

至葬渭

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壘綬以葬

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

不

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壘綬消滅徙共王母

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

師古曰復音扶日反

太后以為

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

師古

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

尸火出後四五丈

師古曰炎音七瞻反

吏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莽

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

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

師古曰言的太優簡也

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傅

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

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師古曰以棘周繞也

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

丁姬穿中

師古曰謂墳中也

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

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

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

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

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配醜者也坐於左而配食師古曰坐首材對反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健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健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師古曰佚攀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左

右格殺熊上則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

皆慙明年夏馮健仔男立為信都王尊健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

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

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

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炎貴之青謂妖病也服太后自養

視數禱祠解師古曰禱謂為王未滿歲也生首所頌反字不作奇服虔誤也太后自養

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

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

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

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令史立

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各立

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

太后指幾得封

侯讀曰蕙

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

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修氏刺

治武帝得二十萬耳

師古曰刻治謂箴之

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效驗也迺飲藥自殺先未死

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

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

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

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

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人大辟

合浦云

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

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頡國權懲丁傅行事

師古曰懲創也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廼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

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

三妹謁臣號修義君哉皮為承禮君孺子為尊德君

師古曰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莽白太
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
傅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譖位號師古曰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其王
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
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
聖人之言故此又引之也何古海字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竟令
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其王祭祀絕廢精魂
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
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廼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
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
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

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

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勳其唯衛后師古曰中山王莽篡國廢為家人

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

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

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

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也或作績謂髮積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

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乘輿法駕迎皇

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目恭第以豈歆授皇后璽紱登車

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音類而反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

行禮大赦天下益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

三公以下至駟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

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合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

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恭立孝宣帝之孫嬰為孺子恭攝帝位尊

皇后為皇太后二年恭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尊太后號為定安

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嫕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嫕自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會恭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恭曰謂

上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師古曰孫建世子豫節將鑿往問疾師古曰

曰祿盛飾也音丈又音象曰豫后大怒師古曰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恭

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自見漢家自

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師古曰匪不同之

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夫女寵之興師古曰絲至微而體至尊師古曰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窮富貴而不矜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者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

皆天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臣能全其餘大者夷滅

小者放流烏喙鑿茲行事變亦備矣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

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出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說反至周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師古曰齊

曰齊古奔字齊桓公呂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

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

之王家因呂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齊南之地生賀字

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

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仕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呂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

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

吾聞活十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

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

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

火相乘李奇曰此通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上也漢火也故曰火相乘陰感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

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出乎張晏曰陰數八入八六十四生數五故六百四十

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

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二王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

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傷妻凡有四女八男

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

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李卿唯鳳崇與元后

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曰如去更嫁為河內

荷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

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

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

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上衛反太子憐之且曰為然及

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

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可曰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嫁同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

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徵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

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

御即已為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

姓也交送謂侍中夜庭令雜為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

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

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

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

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

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

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

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巨為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

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

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讀曰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巨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

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

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

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

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

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

祖之約外戚未會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顯示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

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諒闇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星

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弗與古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

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

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

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史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曼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顧師古曰顧與專同凡事皆不自重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

賦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

師古曰曉猶曰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

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

不平

師古曰言多疾疾

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

賜十倍於它王不曰往事為繼介

師古曰行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繼介之嫌怒

共王之來朝

也天子畱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

有它且不復相見

師古曰它謂曼駕也

爾長畱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

王因畱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

藩在國今畱侍京師詭正非常

師古曰詭違也

故天見戒

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

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

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京兆

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

師古曰建立其議也

迺奏封

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曰瑞異為符效今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斬反所曰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曰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曰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肖詎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曰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曰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

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

且羌胡尚殺首之曰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盪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

子或宅姓

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二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曰

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辭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

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

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

也無也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曰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

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

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

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母召見上輒辟

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闢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

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

獨

側聽具知章言曰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駑愚戇得曰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肱豐卦九三爻辭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曰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曰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骨也音武皮反不當曰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曰來所苦加侵師古曰滅實也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曰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曰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

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西京師毋得遠去而今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曰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刺者皆得大官又曰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曰千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極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

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

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

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

僭無已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師古曰救整也臣敢已死保之及

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

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

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

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

語在永傳音既以從翼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

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

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

近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

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併同濯與權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權人為越歌也輒為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

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此與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

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

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灑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

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瑣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瑣說見青瑣者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紅陽侯

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

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

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師古曰寢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

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今總集音之府舍待切即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橐請罪師古曰自坐橐上之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常

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

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

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七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曰盛唯音爲

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

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

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曰爲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

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

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

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

元年上卽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

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

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

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

臣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

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罪陰伏未發者也自代上亦曰為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

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

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

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

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亦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

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

三百五十戶呂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

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呂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

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二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

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音訓孟反別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

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其張師古曰共音居川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

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曰為尚書蔽上壅

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

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

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

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呂外親繼父為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呂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廼背忘恩義呂

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

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

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

減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

前漢九十八

前漢九十八

前漢九十八

第宅諸本作室第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尋述陛下至德，曰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曰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曰避丁傳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曰：莽為大司馬，與其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廷為平帝。帝年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曰：誰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

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師古曰：此虞與娛同。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蘭館。師古曰：漢宮闈疏云：上林苑有蘭觀，蓋蘭館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夏遊御宿鄠杜之間。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杜之御宿川是也。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

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芻弄兒

病在外舍服虔曰宮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侯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

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下相

爲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風令宰衡安漢公莽踐

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

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

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誅言所誅也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

者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

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太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

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藉即天子位因

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宮及

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

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口而屬父子宗族

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

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

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

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

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

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

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

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

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廼爲

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

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

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
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悲莽因曰此諄德
之臣也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
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形以銅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
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其文字非刻非書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
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
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善為西王母其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
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師古曰比紱謂璽之組也以當順天心光于
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
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壤

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

寔食堂孟康曰寔音煖音灼曰寔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

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

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何為毀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

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

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說音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

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曰獨與其

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

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

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

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
侯至今師古曰泓首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
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已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

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
更持國柄師古曰更上衡反五將十侯率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

卷卷猶握一壘師古曰壘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書九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呂元成世封

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莽為侯

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古早字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

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師古曰伏字與遠同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

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救整也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

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視醫藥亂首垢面

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呂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呂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

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竝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

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

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

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家無所餘收贖名士交結將相

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

傾其諸父矣改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師古曰激發也慙慙也莽兒

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舉也

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大夫

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此言必疎反舉音所明反為私買侍婢

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朱謂朱也莽聞此兒種宜

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為買之即日已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

姊子淳于長巨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在前也莽陰求其罪

為諸不作章

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巨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

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

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與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

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巨為掾史賞賜邑錢師古曰邑錢悉巨享士愈為儉

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

者巨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

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

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也巨著朕之不能奉順先

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

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

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曰子貴
 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諛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
 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坐旁
自材附反莽案
 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曰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
 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
所也重音自用反莽復乞骸骨哀
 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
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
 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
 閔焉其曰黃郵聚戶三百五十並封莽服虔曰黃郵在
南陽棘陽縣位特進給事中
 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
禮也見音切電反車駕乘綠車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
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
從所以
寵也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宋博奏莽前不廣尊尊
 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

為庶人上曰曰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

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
本有作護字者或各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

上書寬訟莽者曰百敬師古曰言其合管
朝政不當就國也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

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曰莽貴

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
各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

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曰

為好師古曰結歡好
也音呼到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師古曰瘕割痕
也痕音下恩反美玉

可曰滅瘕欲獻其瑒耳即解其瑒服虔曰瑒音衛蘇林曰劍鼻也師古曰瑒字本
作璫從玉氣聲後轉寫者訛也瑒自離瑒字耳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言邪師古曰賈讀曰價
言其所有價道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
追反其字從水

白裹曰進休休乃受及莽微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

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

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

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
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太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
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
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敷
較同較整也太后
所信愛也莽曰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
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
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
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
不說者師古曰說讀曰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爲請奏令邯持與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師古曰太后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
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師古曰紅

陽侯立太后親弟師古曰弟不居位莽曰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大
后今已不得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
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後白曰官婢楊寄私子
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曰示來世成
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
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
今日私恩逾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
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曰脅持上下
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
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
蔡師古曰蔡或作
榛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曰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
方師古曰外示凜厲之
色而假爲方直之言欲有所爲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曰惑太后下明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

詔曰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

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

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曰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

明也將曰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

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

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

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曰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

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

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

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

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

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曰選故而辭曰疾師古曰選善也

加蓋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師古曰亟急病曰時亟起師古曰亟急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

信太僕闕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

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

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

政師古曰與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

功德茂著益封萬戶曰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

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其養曰安宗廟師古曰其音居明封豐

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曰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

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

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

能諸本亦忘

讓朝所宜章曰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
 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能
 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曰召陵新
 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封功如
 蕭相國曰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曰故蕭相國甲第
 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今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
 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
 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曰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
 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
 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
 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謂百姓家給是曰聽
 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百姓

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曰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于
 後及高祖曰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
 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
 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眾庶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狀政
 乃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風奏言往者吏曰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
 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
 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此音必寐反
 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始非所曰安躬體而育養皇帝
 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曰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
 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事親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自今曰
 來非封爵乃曰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
 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曰知其稱

惟

前漢九十九上

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

與人主伴矣莽欲曰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傳

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大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曰視天下師古曰

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

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

膳誠非所曰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

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聞者風雨時甘露降神之生萸莢朱草

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

闕略思慮師古曰闕意也略簡也道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

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

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楹也首城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

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曰孔子見

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

緩故國奢則視之曰儉師古曰視儉讀曰示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

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

焉師古曰比音必棘反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服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億有成其

勗之哉師古曰勗勗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食也解在霍光傳左右曰白太后遣

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曰時食肉

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

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

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曰詎耀媚事太后

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曰女配帝為皇后曰固其

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乃者國

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

女之義曰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

子女師古曰適讀曰適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悉其

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曰為至

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曰上守闕

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請延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

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

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曰下分部曉止公卿

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

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曰貳正統師古曰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

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

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

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

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秦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

也信鄉侯修上言師古曰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修音從冬安漢公國未稱

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

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

臣曰重宗廟孝之至也修言應禮可許請曰新野田二萬五千六

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曰配至尊復聽眾

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

德臣莽國邑足曰其朝貢師古曰其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

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

讓受四千萬而曰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

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

三千萬莽復曰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

白話今作口

前漢九十九

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

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修師古曰東修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

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子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執足亡所

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

立師古曰拂逆也惡衣惡食陋車駕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

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温良下士師古曰下音胡錄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

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公之謂

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

立其事也師古曰解公之謂矣是曰孝成皇帝命公

大司馬委曰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一統師古曰欲

今丁姬為帝太后也公手劾之曰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坐

音才曰明國體詩曰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大雅蘇

人之詩美仲山甫之德如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

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雉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

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流違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

殘賊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

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遂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殞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殞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頌與萃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

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曰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

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潛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

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

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誣遺詔樹之黨張見其不難矣其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遂廢嗣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

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上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

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

日厭音 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育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育育皆古勇

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

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晷

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其連疾

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言應事速疾乃能成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

內故泗水相豐整令郎師古曰豐豐豐也郎也兼讀曰郎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

社稷奉節東迎皆曰功德受封益士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

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比日月周公為比師古曰

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一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

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

孔子曰能且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曰

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

孔子之言也解 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

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

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于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

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

嗣書曰舜帝堯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曰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且至于今疊疊翼翼

日新其德師古曰叠叠勉也翼翼故也叠音武匪反增修雅素且命下國後儉隆約且矯世俗

教子尊學且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

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惶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糴得

已物物叩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物叩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叩音牛向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為眾倡

關音空 穴反

始師古曰倡音尺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音尺尚反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

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師古曰畝音尺尚反臣振貧窮收贍

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儀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臣紆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

公之謂矣師古曰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諸反公之謂矣開門延

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綜管眾治師古曰婁占屢字親見牧守

巨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師古曰夙音尺尚反巨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燕人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

讀曰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二爻辭也乾乾自強之意惕懼也厲病也

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音頻也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四海幅

奏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叙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

而公包其終始一巨貫之可謂備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巨貫之謂忠恕是巨三

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効得賢之致哉故

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巨伯禹賜玄圭周公受郊

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厥成功言賞治不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

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

地方七百里華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

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揆公德行爲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

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揆公德行爲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

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對也誠非所

巨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

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

遴師古曰遴與委同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錄旄頭

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爲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末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

帝時人孟說誤矣錄讀與由同

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

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巨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纒襍

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

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

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管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一說皆其也遞據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霍光即

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

朝也券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執政曠

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

累音力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備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

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

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

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

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也檢局

也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

里之宇師古曰解在在前也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百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附庸氏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在前也封父之繇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對父古繇疾也繇弱大弓各也半繇曰

璜父讀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爨

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爨器常用之器也一曰爨祭宗廟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曰禘禮祀周公於

大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上祀帝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闕

命周公以封伯禽為魯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

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仰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之

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讎對也賞當其言也報當加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

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

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呂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

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今諸不作令

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取其臣竭忠曰辭功君知

臣曰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

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曰為

國也臣愚曰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

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

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唯

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敕

盡伯禽之賜無遜周公之報師古曰救備也遜與公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

曰祖始也此為法之始天下幸甚太后曰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

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

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火及幾音巨依反今帝曰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

後宜明一統之義曰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

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

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

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曰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

怪曰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繫獄須產焉其名

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惡與管蔡

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豐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公

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天下愚子何曰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曰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

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

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

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已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褒奏言

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

宇遭孽喟然憤發作書八篇已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已教授

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已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

也四年春郊祀高祖已配天宗祀孝文皇帝已配上帝四月丁未

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

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太保等奏言春秋列功惠之義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

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

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

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

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

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

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

韍師古曰此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

七百萬合為一萬萬已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

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

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已直功師古曰直自當也謙

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

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賦事邪師古曰賦古視字將當遂行其

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

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召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已成國化宜

可聽許治平之化當已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已尊

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其
 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
 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職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
 奏可莽乃起職事上書言臣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臣
 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
 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
 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
 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
 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且反穀梁傳曰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眾事者謂大臣也臣愚臣為宰衡官已正百僚平
 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
 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

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欬如相國師古曰欬亦謂組也朕親臨授

焉莽乃復臣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

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

退雖文王卻虞芮何臣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闕田而退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

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

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

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

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負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

十一人臣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

兵法史篇文字

孟康曰史籍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籍所作大篆書也備音直教反通知其意者皆詣

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

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

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安漢公

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曰八月載生

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

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

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已加宰衡位宜在諸

平字或作至亦大也 侯王上賜已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驪馬二

四師古曰驪馬馬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

盡五年正月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

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

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已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

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已外屬

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已治

民作樂已宜風四海奔走百蠻竝師古曰竝即臻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涕

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

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莩也葭者其節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音又得典職每歸功列

德者輒已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

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

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

親太師光大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已五年

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

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已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

宜諾不作移

無益之辜所已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

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廢也陛下不忍眾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

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

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已傳示天

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師古曰罪音居竟反

如無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

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

已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

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

告曰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

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

聽公制作畢成羣公已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

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

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

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聖

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亦與臻同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

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

已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宣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禮舍文嘉云九錫

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鉄鉞弓矢鉅炮也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

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請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前公宿

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曰彌亂

發姦師古曰彌讀日彌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

萌亂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

朝臣論議靡不據經曰病辭位歸於茅室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
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
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
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
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舉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
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從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
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詩之靈臺書之
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正受命作邑于靈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城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
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曰光大孝是曰四海雍雍萬國慕義
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

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
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
宰衡位在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旨助祭其文武之職師古曰其讀曰供乃
遂及厥祖師古曰祭寵之命於戲豈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鳴呼休美也於是莽稽首再
拜受綠韞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韞袞也或謂韞韞音弗韞音畢璽璽場孟康曰場玉也佩刀謂鞞韞音弗韞音畢璽璽場孟康曰場玉也佩刀謂鞞
云韞韞有秘是也師古曰場音蕩璽音弗韞音畢句履孟康曰今齊社稷禘頭飾也出履之轡路乘馬師古曰轡路
車之施轡者也解在禮樂志四龍祈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積素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
馬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亦同龍祈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積素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
也形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形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
師古曰冑音整秬鬯一卣師古曰秬鬯香酒也卣音圭瓚一師古曰以圭瓚九命青玉珪二
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
方生而長育萬物也煩義皆不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殿內之於露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
故無取云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

卜史官皆置膏夫佐安漢公在中尉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

傳籍師古曰傳猶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時第皆用傳孟康曰傳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反曰楚王

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出城必有為朱戶納陸陳崇

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

有騎士所曰重國也奏可其秋莽曰皇后有子孫瑞通于午道張晏曰時

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于午午火也水以天一為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

壯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于午以協之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午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

道者各于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于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于南山者是午共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

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一賈師古曰言純賈也音音賈官無獄訟

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

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曰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

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

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

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

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

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

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

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恩樂內屬宜曰時處業置屬

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

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

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

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呂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

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

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曰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書

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二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

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

為九謹曰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曰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

犯者徙之西海徙者曰千萬數民始怨於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

年表衆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二十二年黃龍元年項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聲義傳並云泉陵地言周

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

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官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奔作策請

命於秦時戴璧兼圭願曰身代藏策金騰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

言師古曰許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騰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

與定天下吏六百石曰上皆服喪二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

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戚

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廼選玄孫中

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曰為卜相最吉是月前燁光謝蹏奏

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蹏音許上曰下方有丹書

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

羣公曰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

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

攝曰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師古曰填音竹也反太后聽許舜等即其令太后下

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曰統理之君年幼稚必

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

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答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理治工事也朕曰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

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也音也屬音也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

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曰嗣孝平皇帝之後

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繼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

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漢室以類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

異世同符今前輝光顯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恩厥意云

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天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

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臣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

受地故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

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

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

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其上下

遺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其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爽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悅周公作君爽以告之爽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

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

失其命也共說曰師古曰謂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

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禮明

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

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

時武王崩纘纍未除師古曰纘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

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

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成王加元

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

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

祚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

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

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祀民臣謂之攝皇帝

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曰皇帝之詔稱制曰奉順皇天之心輔翼

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奇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其朝

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
 禮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
 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
 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
 月巳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呂王舜為太傅左輔
 甄豐為大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拂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
 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
 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
 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
 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
 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弃師古曰幾亦音巨依反賴蒙
 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

朝統政發號施令動已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竝錄支親建立
 王侯南面之孤計已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得比肩首復
 為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所已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
 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
 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韻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
洋洋乎盈耳哉故竦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翻國家所已服此美膺此名譽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
 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
 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
 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無時休息茲茲不已者師古曰茲茲不怠之意也音與致同凡已為天
 下厚劉氏也師古曰為音干偽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論至意師古曰論說也而安眾
 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師古曰悖乖也興兵動眾欲危宗廟惡
 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

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其兵逆不跬步退伏其

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宗發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音小兒笑也同時斷

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

濁焉師古曰濁謂蓄水汙下也汗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

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為辨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曰為

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奮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

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

牆師古曰仆也夷其屋焚其器師古曰夷夷平也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曰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

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

始師古曰偶音先向反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鑿也豬崇宮室令

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曰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

夫議曰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公卿曰皆宜

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

或見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其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

曰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

為淑德侯長安謂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鬪不如巧

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曰莽權輕也宜尊重曰填海

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

殿厨長丞中庶子虎賁曰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

殿

殿

殿

殿

殿

殿

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
 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輕車將軍部步兵將軍建皆為
 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宇
 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次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
 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
 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
 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
 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
 五十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
 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韓命
 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子楊上之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
 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同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

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誡作

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臣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譚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院塞槐里男子趙明霍

鴻等起兵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也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眾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

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

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園司

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龜音古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

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

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眾將未及

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音曰統三年

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
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
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
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
攝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是曰四海之內
各尸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曰孔
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歡心曰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曰爲郡
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
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弟統大綱廣封功德曰勸善興
滅繼絕曰永世是曰大化流通且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

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

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

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二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孔子曰周

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臣請諸將帥

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

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曰羌爲號槐

里曰武爲號翟義曰虜爲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

載近者當世或曰文封或曰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

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宜進也二子爵皆爲

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

子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

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

曰進攝皇帝子襄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襄新公封光為
 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曰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
 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
 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今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
 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已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
 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
 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已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
 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已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已殷有翟翼之
 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彼乃四方之中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今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彼乃四方之中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今
 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類也劉瓛曰子孫不造也委任安漢公
 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字也遺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
 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曰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

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二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

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威天功師古曰聖心日奉卓爾

獨見發得周禮已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攝恭焉猶仲

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擊一壺相與俱行其聲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叙孔子德云他人賢者丘陵也猶可

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云孔子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

此其所已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

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已

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

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

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使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

前漢九十九上

賈止吾止也辭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置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言人修德行道有若為山雖于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謂莽修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

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纁弁而加環經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

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纁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巨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

後悖虐復巨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舎光罪為公義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遇

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莽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

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郡新井

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恭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

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

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入誠實也

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自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

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

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眠說師古曰眠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

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曰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

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

七

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

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

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巳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

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莽音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呂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呂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秋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

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

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呂視即真之漸矣

師古曰視讀曰示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其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

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

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

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

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

師古曰竄謂削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

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呂聞戊辰莽至高廟拜

受金匱神壇師古曰壇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廟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

書曰予呂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

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

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呂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

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呂戊辰直定師古曰於

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

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呂十二月朔癸酉為建

國元年正月之朔呂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

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呂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